



大日本史賢叢

列傳

三下

リ 5  
1547  
4



門  
號  
卷  
1547  
4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三之下

長谷部信連以下至平知康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一

贊曰。勇敢健鬪之士。大率麤暴剽悍。能知義利之分者鮮矣。長谷部信連。行已有耻。處事有餘裕。其對平宗盛。激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城長茂舉兵抗敵。非為平氏出力者。其志欲雄據一方。而無策畧之可稱。唯勇力是視。不亡何待。文覺固多權變。說源賴朝。能使屈已下之。報讎雪耻。初立霸業。殆有英略者歟。然伎心好亂者。出天性。免于刑戮。幸矣。平宗清以婦女之仁。營救敵人之子。兩葉不去。終覆平族。傳曰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雖能辭關東之召。庸可贖乎。平知康。獲屈。竄伏。智計不及。鄭注。而職為亂階。法住寺之變。不異于甘露之慘。其在鎌倉。佞媚百端。終為平政子所鄙。殆非孟子所謂為機變之功者。無所用耻者耶。

藤原公繼以下至大內惟信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二

承久之變。王室隆替之機。安危盛衰之所繫也。以萬乘蒞匹夫。勢如拉孤兔。而北條義時藉兵馬之權。以振虎狼之威。三院播遷。廢立由其頤指。開關以來未有之禍也。唐文宗制於家奴。自謂不如周赧漢獻。然

猶未至幽辱如斯之甚。跡其所由。皆後鳥羽上皇不能端本正源。而縱欲敗度。輕佻佳兵之所致也。問罪釁於嬖寵。興戎煽於忿狃。義時乏格。詔抗師。上皇自取之也。矧當是時。輔弼之救時之才。將師匪敵。愾之器。所與為謀者。皆懼怯巽懦之徒。宜其稔禍速亂。而一敗塗地也。然有一二臣工能竭其力者。謹直規諫者有矣。見危授命者有矣。或去逆而效順。或拘私以濟公。雖所趨不同。而勤勞王事則一也。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遭時不競。橫羅鋒鏑。共職無貳。分之攸宜。咸加撰錄。為之傳云。

贊曰。三浦胤義。藤原秀康。妄庸人爾。後鳥羽上皇使  
之將。尾合之衆。當強敵之衝。是猶驅犬羊而饒餓。扁  
何能責其成功哉。藤原朝俊。山田重忠。八田知尚。鏡  
久綱。仁科盛遠。皆能效死。以全忠名。大江親廣。勤王  
非其本謀。宜乎望風潰走也。藤原信能。宮崎定範。兵  
敗奔竄。臣節有虧。大內惟信。以世將之家。不能勇決  
赴敵。而遭流竄之辱。果其恇怯乎。抑有所為。而志不  
能遂耶。藤原忠信。以外戚為主帥。任重寄大。而所闕  
一死耳。藤原宗行。藤原範茂。自甘必死。愈於源有雅  
之丐生。遠矣。藤原公繼。舉近事以警覆轍。如指諸掌。

藤原光親。諫疏雖不得見。而為敵將所惜。則其剴切  
精當可知也。嚮使上皇能從二人之諫。觀繫而動。則  
豈有航海之患哉。遐棄忠良。親任愴邪。禍不旋踵。是  
誰過歟。

藤原藤房傳贊 卷之一百

贊曰。後醍醐帝之英武。十倍唐德宗。而其待諫臣。反  
不能及。奉天之難。德宗與陸贄。在道相失。驚憂涕泣。  
其見親厚至此。贄前後累上諫疏。德宗雖不能盡用。  
而亦優容之。事必與之謀。當時謂之內相。其不失舊  
物者。贄之力也。豈置之厄。危於奉天。藤原藤房。不離

左右死生以之。為帝腹心。亦不減於贄。及皇運開泰。四海紛一。則帝不念其勲。禮接無所加。一聞天馬之諫。怒形于色。何其待諫臣之薄也。德宗待贄雖厚。而不能甄別忠佞。故裴延齡進。而贄謫于忠州。帝方復位之初。驕心漸兆。藤房見幾而作。雖古之所謂明哲保身者。何以過之。諫臣去國。識者豫憂其再亂。果如其言。悲夫。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孔子贊之曰。知微知彰。萬夫之望。其藤房之謂乎。

藤原道平以下至藤原資朝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三

贊曰。聲色貨財。交驩將士。兵家非無其術也。然從事

於燕享之間。亦動以禮。而裁以義而已。未聞絕滅禮義。而能有成者也。藤原俊基。藤原資朝。以親臣與大謀。倡為無禮講。則先自取敗闕之道也。二臣豈不聞藤原成親。庶谷之事乎。意必蔑視彼之所為。而反蹈其覆轍。悲夫。然天下勤王之師。接踵而起。未必不由二臣畫策運籌之力也。建武中興。宜首加矜恤。而未聞有褒贈之典。豈舊記散軼。概無所見耶。不然。其於國政為闕典。何以為忠臣之勸乎。藤原道平。位極人臣。無所匡拂。而其練達朝章。則有足多焉。源具行。勤勞王事。宣力效忠。不及中興之日。而為北條高時所

大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三  
殺。良可惜也。中原章房之諫。後醍醐帝。深切著明。而帝忌之。陰使平成輔殺之。此帝失德之甚。而成輔終以此死於非命。可哀也矣。

藤原師賢以下至藤原實世傳贊卷之一百六十四

贊曰。古者不分文武。入相出將。故大臣大連。有事則出而征伐。無事則入而輔佐。謀謨廟堂。籌策帷幄。其揆一也。暨乎中世。文武判為二途。大臣納言。雖兼近衛大將。而宿衛單弱。名存而實亡。後醍醐帝有鑒于茲。其旨見乎出皇子鎮陸奧之詔。故藤原隆資。藤原實世。皆以文臣居將帥之任。躬冒鋒鏑。志貫金石。勝

敗利鈍。兵家之常。豈可以此少彼哉。隆資隆俊父子。相繼死于王事。忠烈懋美武臣。有不泚其頽乎。隆資議新田義助之賞。實世欲因足利直義來降而誅之。皆能洞察事機。切中利病。藤原師賢。流離顛沛。未嘗須臾忘其君。忠義之心。藹然發於至誠。其賜美謚。以貴幽壤。自閑院公季以來。所未聞焉。而始復見之。亦哀榮之至也。長親才學優長。為世宗師。事親而孝。能行三年之喪。新葉集所載。足以徵焉。

源親房傳贊卷之一百六十五

贊曰。所貴乎儒者。以其博通古今。有裨世教。而記誦

詞章素不足尚也。源親房學植德望。冠冕一時。而出處進退。不失其宜。其退也以皇子之薨。其進也以王室之多難。關城之圍。急於睢陽。而結城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不回。獨以招討為已任。今讀其移書。儼然毅容。恍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厲乎。正統記之作。辨覈正閏。扶植綱常。雄深該博。足以攘斥僭偽。則其所學從可知也。豈非所謂通儒者耶。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輔佐幼主。此為南朝元老。蓋有諸葛亮之風焉。頭家頭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盛矣哉。

源顯家源忠顯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五

贊曰。陸奧出羽。沃壤千里。民夷雜居。叛服不常。源賴義戮勅虜於前。源賴朝殲渠魁於後。然後知嚮王化。能應徵發。元弘建武間。出皇子為元帥。源頭家為鎮將。以副之。所謂鎮守府者。猶晉之太原。燕之范陽。士馬精悍。率之赴難。勢固然矣。然當此時。與兵多助逆者。故雖不能藉其全衆。而一舉復京師。再舉拔鎌倉。殲功偉矣。使其能提全奧之兵。席卷而來。則敵將雖猛。勝敗未可知也。天不隳忱。隕命於安陪野。惜哉。方後醍醐帝之出隱岐。徵源忠顯。則幾不能免崎嶇間。

關人臣之節至矣。雖非紗馭之才。而使之建牙擁旄。亦所以酬勳舊也。然忠顯不能用。兒嶋高德之言。而倉皇退軍。較之頭家能從結城宗廣之計。而進兵。其不及也遠矣。南風不競。均之死于王事。亦可悲也夫。

藤原定房傳卷之一百六十七

贊曰。周鄭交質。君子惡左氏之亂分。鄭諸侯也。周之同姓也。然一辭之不當。猶不免正議。名分之不可踰越。其嚴如此。北條氏陪臣也。坐制國命。擅廢立之權。藤原定房。便于關東。以議皇紗。如列國。然僅得二宗。迭立之說。而還。及其再使。北條高時。不奉詔旨。冠履

倒置。儼若以君臨下。此鄭伯之所不忍為。而平生之所不能堪者也。定房不能反覆。辨折而得其要領。媿於王孫滿之對楚子多矣。然家傳青箱之學。時有三房之稱。乃心王室。始終不渝。要亦不失為名臣矣。

藤原為冬以下至藤原清忠傳卷之一百六十四

贊曰。藤原師基。雖非敵愾之器。而糾合義旅。敗而復振。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藤原光繼。藤原雅忠。藤原教忠。藤原行房。皆能臨難不苟免。喪其尤于鋒鏑之下。世亂識忠臣。不其然乎。藤原為冬。以和歌為專門之業。而控弦抗戈。死于王事。此又可貴也。藤



原康長。義勇兼人。如羅如扁。源定平奮庸戎馬。勤勞  
征討。其子定清。死節激厲。家聲益著。藤原清忠。一言  
斃良將。國事不可為。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正為此  
輩也。

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以下至僧宗信傳贊卷

一百六  
十八

贊曰。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並以兼人之勇。受密付  
之重。不幸以同仇謀及婦人。遂致事洩而敗。為可惜  
也。然二人皆能守死。不虧其節。可謂不負國家者矣。  
足助重範。躬藝絕倫。謂之弓殿霹靂可也。錦織俊政。

臨死慷慨。義氣凜然。不可奪矣。大凡僧人于預政事。  
非僧也。况擢甲執兵。從事于戎行乎。為僧之道。蕩然  
盡矣。國朝建立大利。卑以郡縣。盤結根據。擁衛王室。  
其勢不得不然。後醍醐帝欲藉僧兵滅北條氏。亦一  
時之權宜也。及衆輿播遷。果得其力。祐覺屢以兵食  
赴援。頗有扞蔽之功。文觀招權納賂。為國之蠹。使之  
將兵。其能濟乎。若良忠置對。理直氣壯。宗信激厲三  
軍。倡為忠義之言。皆有可取也。

楠正成傳贊卷之一百  
六十九

贊曰。楠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吳。而忠勇壯

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  
阪據千劍破。皆嬰孤墉。鯁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  
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繫衆。出奇無  
窮。至如藁人誘敵。則姑不論可也。巡城陷而死。正成  
奉迎鑾輿。首蒙推贊。斯則為異。而廟謨不減。亢兇接  
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  
成強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矣。可勝嘆哉。漢川之  
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  
其視巡之臨死誓為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  
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滅。身雖死而其不

死者固自若也。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  
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疏屬。皆能力戰  
死節。闔門為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效歟。

名和長年以下至結城宗廣傳贊

卷之一百  
百七十一

贊曰名和長年。際會風雲。託身馳驟之秋。不惟拒守  
能盡其力。而忠義之心。亦出於天性。故建不世之勲。  
遂有三木一草之稱。世謂時人譏狗國之晚。故力戰  
而死。非也。當此時。紀綱紊亂。諫臣去而良將殲。女謁  
不可遏。恢復不可期。故憤激而欲以効死已久。適有  
里巷之言。觸其機耳。儻以輿人之誦。決其生死。則使

之不可死而死。可爲之乎。此非知長年者之論也。義  
高高光。亦能以死殉國。豈非父子全節者歟。兒鳴高  
德。智略過人。能出奇計。殆似劉鄩用兵。而時不諧。偶  
事多蹉跌。然勤王之志。涅而不緇。蓋其父範長之義  
勇。有以成之也。結城宗廣。欲奉王子以圖興復。謀固  
善矣。大風鼓船。竟不能達。義良親王還吉野。而擁神  
器者天也。宗廣臨死。志氣不撓。唯以巨寇未殄爲言。  
至今凜々有生氣。報國之心。雖死不已。比之苟偃。視  
不可舍。其慷慨奮激。或過之矣。親光雄勇果決。可謂  
不忝爾所生矣。

新田義貞傳贊

卷之一百  
七十一

贊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家之胄。  
役于北條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嚮。葉  
落水離。何其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構難。攻城野戰。互  
有勝負。而竟不免敗衄。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  
心思亂。尊氏乘之。逞其詐力也。嚮使後醍醐帝能用  
楠正成夾攻之策。則義貞得展其材畧。而尊氏之勢  
日蹙矣。禁門不守。衆輿再幸叡岳。尊氏納款請還駕。  
帝亦心知墮其姦計。而勢不能回。興替之機。方決于  
此。而面諭義貞。幣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此舉耳。

義貞匡復之心。不少解弛。誓天地以為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高風完節。雖屈於當時。能伸於後世。天果不佑忠賢乎。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為忠貞。寧為此而不為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少哉。

宇都宮公綱以下至土居通治得能通言傳贊

卷之一百  
七十二

贊曰。宇都宮公綱。出於世將之家。能紹前烈。勇名著于坂東。楠正成以節制之兵。倚順討逆。猶且一避其鋒。可不謂之驍將乎。及璽書招降。叛服相踵。飢附飽颺。呂布慕容垂之流也耳。然終盡忠於王室。則雖以刃掩過可也。菊池武時之起。義志操凜然。如崑玉秋霜。武重武光。蹈忠履義。不隕先構。赴險如夷。能報君父之讎。自餘諸子。亦皆猛厲奮發。有沈有潰。武光攻戰尤力。殆無虛歲。終使懷良親王。得以綏撫九州。功亦大矣。延及其孫武朝雄。峙西陲。屢破足利氏之兵。豈非武時之遺風餘烈耶。土居通治。得能通言。挺勇

悍之姿。當馳競之際。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宜其為當時所稱也。

新田義顯脇屋義助及子弟傳贊卷之一百七十三

贊曰新田義貞之子。皆以將率之材。蘊驍銳之氣。當今莊淨慶之微。歸路。義顯欲以身代衆死。淨慶感其言而撤備。將畧已見于此矣。及入金崎城。且戰且守。遂以衆寡不敵。仗義而斃。惜哉。義興雄毅絕倫。為敵所誘。沒於河水。石扉之尸。猶倚橋柱不流。况義興忠勇兼資。英氣勃如生。宜其為厲至今血食也。武藏野之戰。義宗幾獲足利尊氏。雖賀拔勝之通高。歡亦不

能過之。惜乎軍無統帥。竟與義興義治相失。西不能堅守。笛吹嶺。又為敵人之所乘也。義貞之起義。義助一言決群疑。其餘籌畧間出。所以輔翼義貞者多矣。使其天假之年。經畧四國。則恢復之功可幾。而義貞之志得伸矣。義治弱齡守城。念切君父。臨宴悽惻。殆如南霽雲之義。不能食卒。使將士感激而奮。義何其新田氏之子弟。率多俊良也。

堀口貞滿以下至里見時成傳贊卷之一百七十四

贊曰堀口貞滿。一个武夫。而攀轅之諫。忠憤激昂。卒能感悟人主。致有慰諭之詔。經畧之舉。此豈野戰為

雄者之所能及哉。金谷經氏。大井田氏。奮勇摧衄之餘。以寡制衆。殆有趙雲王羆之膽畧。里見時成。里見義氏。危難不避。克全臣節。江田行義。大詔氏。明非懷。携貳而去。就之間。不免物議。然行義起義於丹波氏。明隕命于伊豫。亦足以明其志也。

船田義昌以下至瓜生保傳贊卷之一百七十五

贊曰。新田義貞。勇壯足以帥下。威信足以服衆。宜其得。魄帟之死力。而折衝左右也。船田義昌。經政。有將校之能。決策投機。皆見其効。義昌戰歿。以盡厥職。經政。忍死而遺敵。虞處斷雖異。竝有幹臣之分。栗生頭

友。篠塚某等。十六士。疆擊壯猛。許褚曲羣之儔匹也。畑時能。驍勇拳捷。絕類離群。屬新田氏之頽覆。保據孤城。以寡摧衆。殆萬人敵也。由良具滋。脫東宮於重圍。飢困切至。以斃一敵。為我利。可謂善鬪矣。渡里忠景。潛行水底。通消息於城中。材武可稱也。小山田高家。捐軀救主將之危。報德速矣。瓜生保與。弟義鑑。源淋重照。竝著勇名。保初迎義旗於杣山。一旦駭足利氏之姦計。倒戈金崎。既而悔悟。遂傳義名於悠久者。由義鑑之卓見也。義鑑持其傑出者。歟。

富士名義綱以下至本間資氏傳贊卷之一百七十六

贊曰。富士名義網。三條景繁。憤後醍醐帝之幽辱。竊勸幸他所。事若發露。壘粉其身。而謀及此者。其心豈以帝為奇貨哉。蓋天理之存於人心。不容泯滅者乎。勅使河原直重。河嶋維賴。竭身蹈義。氣比氏治。其子齊晴。勇而有義。自古忠孝。兩全者罕也。齊晴其庶幾哉。尾張昌能。宇治惟直。大田守延。並以祠官勤王。各効其績。津守國夏。世祭主。不預戎。惟以祈神佑救之榮位。非微幸者歟。櫻山茲俊。志雖不立。實為義舉之首。及其敗死。自火神祠。以洩勇憤。若其欲微賞修葺神祠。則殆貪亂之徒也。使之尚在。則其黨足利氏亦

未可知。早死為幸矣。本間資氏。臨陣施藝。徒事技養。不能堅守臣節。為敵甘心。非不幸也。

赤松氏範以下至飽浦信胤傳贊

卷之一百七十七

贊曰。赤松氏範。以不得於諸兄。籍禁旅。石堂義房。以不禮於等夷。屬義軍。細川清氏。以與佐々木高氏相。軋納款。掩非直常。以賞不酬。勿歸順。飽浦信胤。以下與高師秋。構怨舉兵。皆為身謀。而非為國謀者也。氏範驍健。不過匹夫之勇。清氏直常。雖梟雄出群。而皆持勇輕佻。無將帥之畧。相率歸於敗亡而已。此條時行。請討足利尊氏。以贖罪。而朝廷許之。其父既誅夷身。

又為亂賊乃納其降而授之兵。政刑由何立哉。然時行窮蹙無所容身。朝廷不受其降則折而入於足利氏。此必至之勢也。與其使彼用之更生一敵。曷若使之自効以充馳逐之用。此治世之與亂世所以施設之不同。而當時吉野公卿蓋亦慮及之矣。

藤原宣房以下至藤原經顯傳贊卷之一百七十八

贊曰。皇統之分為二宗。非五季革命之比。故南北諸臣。出此入彼。亦不可以馮道之流概觀也。然正閏之辨。自有不容已者。皎如青天白日。藤原宣房。藤原公賢。竝以耆舊宿望。練達典故。為後醍醐帝所親重。而

其歷仕北朝。畧無忤色。若曰人臣之義。固當如是而已。雖由昧於正統之所在。而其于藤原季房。實世。皆能守臣節。為之父者。寧無愧乎。實夏往來南北。好爵是賫。亦不足道也。藤原為明脅以烈火。而不為之怵。氣度從容。其過人遠矣。藤原良基。才藝樸茂。有公輔之望。而專為足利尊氏。協謀畫策。則其設心可知也。藤原資名。庇護尊氏。使免叛臣之名。可以欺罔一世。而不可欺萬世。蓋光嚴院之功臣。而後醍醐帝之罪人也。資明。崇飾姦偽。巧為逢迎。藤原經顯之議。雖以愛憎之私。而其言剴切。謹直。所謂益孫之惡。我藥石



也者歟。

大日本史列傳贊叢卷之三之下

終

